



# 读名著 学英语

English-Chinese Edition

Read  
*Classic*  
*English*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 (Dumas, A.) / 著  
黄占英 / 译

Never forget, that until the day when god will deign  
to reveal the future to man, all human wisdom is  
contained in these two words,  
— “Wait and Hope” .

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  
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  
“等待” 和 “希望”

与美国人  
同步阅读的英语丛书  
[终身学习版]

阅读能力 + 词汇强化  
语法巩固 + 短语训练

4

四大学习功能强效合一  
快速提升英语水平  
轻松阅读双语名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读名著  
学英语

English-Chinese Edition



*Rend  
Classic  
English*

# 基督山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法)大仲马 (Dumas, A.) / 著  
黄占英 / 译

与美国人  
同步阅读的英语丛书  
〔终身学习版〕

（阅读能力：词汇理解力）

轻松阅读双语名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 英汉对照 / (法) 大仲马 (Dumas,A.)  
著 ; 黄占英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9

(读名著 学英语)  
ISBN 978-7-5534-3333-2

I. ①基… II. ①大… ②黄…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②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343 号

## 基督山伯爵

---

著 者: (法) 大仲马 (Dumas,A.)  
译 者: 黄占英  
责任编辑: 于 鑫 高雨佳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83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3333-2

定价: 25.00 元

## 出版说明 Publisher's Note

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差不多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讲英语。目前全世界的经济贸易、商业文书、政府交往、学术论文、旅游交通、银行文件语言等等都需要用到英文；互联网上的原版资料90%为英文；70%以上的邮件是用英文书写或用英文写地址的；全世界科技出版物70%以上用英语发表；全世界的广播节目中60%是用英语进行播放交流的；绝大部分的国际会议是以英语为第一通用语言（90%以上的国际会议用英语召开），它也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

原本的非英语国家也早已将英语口语及课程普及化。大多数国家的高等学府、大学院校都开设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青少年也从小学习英语课程。仅在中国，就有一百多所大学设有英语专业或英语相关专业。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化，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迫切需要造就一大批精通外语的专门人才。而学好英语这门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大有裨益：

第一，从小培养良好的英语读说听写基础，较早阅读原版图书和国外文献资料，增加课外知识，开阔眼界。

第二，英语是中考、高考的必选重点科目，即使不选择英语类专业，如果英语口语、写作或者翻译有一技之长，也会被社会广泛需要。

第三，具有英语语言优势可以增加被重点学校录取的几率，同时，不管将来从事哪个行业，英语交流都是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

总之，加强英语学习已然刻不容缓，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它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英语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教师、家长和学生都逐渐意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对于基础英语教育而言，进行大量的原版英文阅读对提高英文学习水平是很有效的。国家教育部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也对学生课外英语阅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为全面提升英语爱好者的英语阅读能力，让亲爱的读者既读到原汁原味的英文原著，同时又能循序渐进，轻松愉快地学习世界文学文化，我们隆重推出了“读名著 学英语”阅读书系。

衷心希望亲爱的读者在阅读“读名著 学英语”系列图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让大家不再感到英语学习沉闷枯燥，而是有章有法，在潜移默化中得以领悟，轻松提高学习兴趣；同时帮助更多的读者爱上英文，阅读英文，享受英语文化的极美盛宴。

## 前言 Preface

大仲马是法国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1802年7月24日生于法国东北部埃纳省的维埃·科特莱。他的祖母是来自拉美的黑奴，父亲是共和派的一名将军。家庭出身和经历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公、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

20岁时，大仲马来到巴黎并开始文学生涯，1829年创作的浪漫主义剧作《亨利三世及其宫廷》使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在他的一生中，大仲马共创作了300多部著作，其中最为脍炙人口、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三个火枪手》（1844年）和《基督山伯爵》（1844—1845年）。

《基督山伯爵》创作于1844年，于1848年改编成剧本，被誉为法兰西的“奥德修斯”。小说的情节主线取材于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邦舍的《回忆录》：

巴黎1807年的一天，一个名叫弗朗索瓦·比果的年轻鞋匠，穿着节日盛装前往其尼姆同乡——马蒂厄·卢比昂的咖啡馆，在那里遇见另外3个尼姆同乡。比果向其宣布，自己将要结婚，新娘叫玛格丽特·维戈鲁，是个有10万法郎的孤女。卢比昂对此心怀忌妒，为阻止比果的婚礼，他与其他人商量，编造比果是英国间谍的谎言而告密当局。其中一个叫安东尼·阿吕的同乡，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而其他两人，则要在嘉年华会上借此取乐，所以愿同卢比昂配合。此时，正值旺代保王党人暴动，拿破仑非常关注敌方活动。一位探长接到卢比昂的报案，觉得这是立功领赏的好机会，便立即报告了警察局总长萨瓦里，趁夜将比果逮捕。7年后的1814年，第一帝国崩溃，未老先衰的比果受尽折磨，从菲奈司特莱尔古堡出狱。在狱中，他倾心照顾一个因政治原因被

囚禁的意大利教士，在其临死前将自己藏在米兰的伦巴第、威尼斯和英国造的大宗金币、法国金路易和西班牙铸币，均遗赠给了比果。比果脱离牢笼，寻到财宝，成为富豪。他化名约瑟夫·吕歇，返回巴黎，才得知自己的未婚妻嫁给了卢比昂。邻居向他讲述了7年前那场恶作剧的全部过程，说安东尼·阿吕住在吕姆市。他乔装成巴尔迪尼神甫，用一颗钻石从阿吕处换取了另外几个恶作剧者的姓名，开始执行其复仇计划。

几天后，卢比昂的咖啡馆里雇佣了一名侍者，他特别关注前来卢比昂咖啡店的尼姆老乡尚巴尔和索拉里，摸清其来踪去迹。一日，人们发现尚巴尔被人用匕首刺死在“艺术桥”，刀柄上写着“一号”两个大字。咖啡店老板卢比昂有一儿一女，女儿貌似天仙，16岁时被一个自称有百万家产的纨绔子弟诱奸怀孕。男方虽答应娶其为妻，但婚宴时却不见踪影。不久，传出他是个刑满释放犯。卢比昂一家万分惊愕。祸不单行，一个礼拜后，咖啡馆毁于一场神秘大火，彻底破产。同时，索拉里突然中毒身亡，棺材上钉着的纸片上，醒目地写着“二号”。卢比昂的儿子欧仁受一伙恶棍怂恿，撬锁盗窃，获罪被判20年徒刑。接二连三的厄运使美丽的少妇玛格丽特·维戈鲁在痛苦中死去。此时，咖啡店新来的侍者普罗斯佩，以娶卢比昂的女儿黛莱丝为条件而从经济上帮助卢比昂。为了父亲，黛莱丝只得屈从这位不速之客，以身相许。卢比昂霎时失去了家产、荣誉和幸福。一天傍晚，一个蒙面人从土伊勒里花园一条黑暗的草径中蹿出，拦住卢比昂去路，当面揭穿了1807年的那桩陷害案后，将他杀死，并照例标出血腥大字“三号”。当复仇者走出土伊勒里花园时，安东尼·阿吕抓住他，将其扔进地窖并杀死。安东尼·阿吕犯案后，逃到英国躲藏，后于1828年病危时，向一名天主教士陈述了那段可怕的经历，要求在他死后，转告法国司法当局。

于是，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大仲马与马盖创作了这部传奇小说。但小说出版时并没有署马盖的名字，据说：“一部长篇连载小说署名大仲马，其稿酬高达每行3法郎，但若与马盖联名，每行就会降低到30个苏。”

历史，让大仲马着迷，但生性大胆的他并不顶礼膜拜它，他甚至可以随

心所欲地舒卷历史女神克丽亚的石榴裙，为的只是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更加绚烂。大仲马曾自言在文学创作上，他既不承认既有的体系，也不属什么学派，更不打什么旗帜，娱乐和趣味是他拿起笔来进行创作的唯一规则——这让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基督山伯爵》是一部“读来令人精神焕发”（高尔基语）的历史惊险小说，具有典型的大仲马风格：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

大仲马虽然天生有强健的体魄，但由于长年超负荷工作，再加上生活放荡，他的精力消耗太大，所以到1867年，他就经常头晕目眩，无力再从事文学创作。1870年12月，大仲马卧床不起，五日晚上，他死在女儿的怀里，时年68岁。维克多·雨果得知噩耗后，非常沉痛地说：“他就像夏天的雷阵雨那样爽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是浓云，是雷鸣，是闪电，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像大旱中的甘霖那般温和，为人宽厚。”

2002年11月30日，他的遗骸由他的家乡运抵巴黎，移放在名人身后殿堂——巴黎先贤祠，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等人士出席了仪式。希拉克在致词中说，共和国向大仲马如同巨河般的业绩致敬，他以其著作展开了“一个永恒、多虑、战斗、英勇与优雅的法兰西的画卷”。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卷

Book 1

Chapter 1 .....	2
第一章 .....	3
Chapter 2 .....	28
第二章 .....	29
Chapter 3 .....	52
第三章 .....	53
Chapter 4 .....	66
第四章 .....	67
Chapter 5 .....	82
第五章 .....	83
Chapter 6 .....	86
第六章 .....	87
Chapter 7 .....	90
第七章 .....	91
Chapter 8 .....	102
第八章 .....	103

### 第二卷

Book 2

Chapter 1 .....	112
第一章 .....	113

<i>Chapter 2</i> .....	122
第二章 .....	123
<i>Chapter 3</i> .....	158
第三章 .....	159
<i>Chapter 4</i> .....	188
第四章 .....	189
<i>Chapter 5</i> .....	200
第五章 .....	201
<i>Chapter 6</i> .....	206
第六章 .....	207
<i>Chapter 7</i> .....	212
第七章 .....	213
<i>Chapter 8</i> .....	226
第八章 .....	227



*Book 1*

## 第一卷

He delivered his unknown persecutors to the most horrible tortures he could imagine in his mind, and found them all insufficient, because after torture came death, and after death, the punishment was finished.

他在头脑中对未知的迫害者给予了他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酷刑，但却发现，这些惩罚根本就不够，因为酷刑之后是死亡，而死亡之后，惩罚也就终止了。



## Chapter 1

**O**n the 24th of February, 1810, the grand Pharaon safely returned to Marseille. The young man on board was a fine, tall, slim young fellow of nineteen, with black eyes, and hair just as dark. His whole appearance showed a calm resolution peculiar to men accustomed from their cradle to contend with danger.

"Ah, is it you, Dantes?" cried Mr. Morrel, the good-hearted ship company owner.

"What's the matter? And why have you such an air of sadness aboard?"

"A great misfortune, M. Morrel," replied the young man, "a great misfortune, for me especially! We lost our brave Captain Leclere."

"How unfortunate; he was, indeed, a great man," responded M. Morrel sorrowfully. "And the cargo?" inquired the owner, after a pause.

"Is all safe, M. Morrel; and I think you will be satisfied on that head. But poor Captain Leclere—"

"What happened to him?" asked the owner, **with an air of** considerable resignation. "What happened to the worthy captain?"

"He died."

"Fell into the sea?"

"No, sir, he died of brain-fever in dreadful **agony**," and he went on with a regretful explanation of the captain's last days. He was eventually buried at sea.

"Why, you see, Edmond," replied the owner, touched, by the boy's deep sadness, "we are all mortal, and the old must **make way for** the young. If not, why, there

## 第一章

1 810年2月24日，大船“法老”号安全地返回了马赛。一个面容清秀、身材高挑的19岁小伙子站在船上，黑色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他的外表显示出一种从摇篮时期就习惯于经历危险的人们所特有的镇静。

“啊，是你吗，唐泰斯？”心地善良的船主莫雷尔回问。

“怎么啦？你为什么这么沮丧地上岸？”

“非常不幸，莫雷尔先生，”年轻人答道，“非常不幸，尤其是对我！我们失去了勇敢的勒克莱尔船长。”

“真不幸，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莫雷尔先生伤感地回应着，“货物呢？”停顿片刻之后，船主询问道。

“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我想你会对这方面满意的。但是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怎么啦？”主人问道，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可敬的船长发生什么事了？”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

“不是，先生，他死于极度痛苦的脑膜炎。”接着，他讲了船长临终那几天的情况。他最后葬于海上。

“唉，你知道，爱德蒙，”主人被男孩深深的悲伤所触动，说道，“我们都是凡人，终有一死，老人必须要给年轻

with an air of  
带着……的样子

agony n. 苦恼；  
极大的痛苦

make way for  
为……让路

would be no promotion; and since you assure me that the cargo—"

"It is all safe and sound, M. Morrel, **take my word for it**; and I advise that you'll take 25,000 francs for the profits of the voyage."

The owner then boarded the ship for inspection, and was met by Danglars, an insulting and hateful man of twenty-five, as hated by the other sailors as Dantes was beloved by them.

"Well, M. Morrel," said Danglars, "you have heard of the misfortune that has befallen us?"

"Yes—yes; poor Captain Leclere! He was a brave and honest man."

"And a **first-rate** seaman. But," he continued, darting at Edmond a look filled with hate, "I'm sure you have not yet learned that Dantes immediately assumed command without consulting anyone, upon the captain's death, and he caused us to lose a day and a half at the Island of Elba, instead of making for Marseilles direct."

"As to **taking command of** the vessel," replied Morrel, "that was his duty as captain's mate; as to losing a day and a half off the Island of Elba, he was wrong, unless the vessel needed repairs."

The owner then called Dantes to him, while Danglars shrank away. "I wish to inquire why you stopped at the Island of Elba," he began.

"I do not know, sir; it was to fulfil the last instructions of Captain Leclere, who, when dying, gave me a packet for Marshal Bertrand."

"Then did you see him, Edmond?"

"Who?"

"Napoleon Bonaparte."

"Yes."

Morrel looked around him, and then, drawing Dantes to one side, he said sudden-

人让路。如果不这样，那么，就不会有升迁了；既然你向我确保货物——”

take my word for it  
相信我的话

“全部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请相信我的话。另外，我向你报告你将从这次航行中获得2.5万法郎的利润。”

之后，船主上船查看，遇到了邓格拉。他25岁，是一个出言不逊、招人讨厌的人。其他的水手都讨厌他而喜爱唐泰斯。

“哦，莫雷尔先生，”邓格拉说，“你听说我们遭遇的不幸了？”

“是啊——是啊；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是个勇敢诚实的人。”

“他是一流的海员。但是，”他继续说着，向爱德蒙投去愤愤的一瞥，“我肯定你还不知道，船长一去世，唐泰斯没有和任何人商议就接任船长。他让我们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而不是直接返航马赛。”

first-rate *a.* 第一流的；最上等的

take command of  
指挥；开始控制

“至于接管船只嘛，”莫雷尔先生答道，“那是他作为大副的职责；而在厄尔巴岛耽搁一天半，他就不对了，除非船只需要修理。”

船主将唐泰斯叫过来，邓格拉退到一边去了。“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在厄尔巴岛逗留。”他开口问道。

“我不知道，先生；只是为了执行勒克莱尔船长的最后指令。他临终时，给我一个包要我转给贝特朗将军。”

“那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拿破仑·波拿巴。”

“见到了。”

莫雷尔先生四处瞅了瞅，接着把唐泰斯拉到一边，突然

ly, "And how is the emperor?"

"Very well, as far as I could judge from the sight of him."

Dantes was then dismissed, and Danglars approached, saying, "Well, it appears that he has given you satisfactory reasons for his landing."

"Yes, most satisfactory, my dear Danglars."

"Well, so much the better, for it is not pleasant to think that a comrade has not done his duty."

"Dantes has done his," replied the owner, "and that is not saying much. It was Captain Leclere who gave orders for this delay."

"Speaking of Captain Leclere, has not Dantes given you a letter from him?"

"To me? No, was there one?"

"I believe that, besides the packet, Captain Leclere confided a letter to his care."

"He did not speak to me of it," replied the shipowner; "but if there be any letter he will give it to me."

Danglars reflected for a moment. "Then, M. Morrel, I beg of you," said he, "not to say a word to Dantes on the subject. I may have been mistaken."

At this moment Dantes returned, and Danglars withdrew.

"Well, my dear Dantes, are you now free?" inquired the owner.

"Yes, sir. Then I have your leave, sir?"

"Yes, if you have nothing more to say to me."

"Nothing."

"Captain Leclere did not, before he died, give you a letter for me?"

"He was unable to write, sir. But that reminds me that I must ask your leave of absence for some days."

说：“皇帝陛下怎么样？”

“很好，我看还不错。”

唐泰斯获准离开，邓格拉凑了过来，说：“嗯，好像他给出让你觉得满意的登陆小岛的理由了。”

“是啊，非常满意，亲爱的邓格拉。”

“好，那就太好了，想到一个同事没有尽到职责是让人不快的。”

“唐泰斯尽到了他的职责，”船主答道，“那就是不要多嘴，那是勒克莱尔船长下令拖延的。”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唐泰斯没有给你他的一封信吗？”

“给我的？没有，有信吗？”

“我相信，除了包裹，勒克莱尔船长还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

“他没有对我说起，”船主答道，“但如果有的话他会给我的。”

邓格拉沉思了片刻，说：“那么，莫雷尔先生，我请求你，”他说，“关于这事，别向唐泰斯提一个字，我可能弄错了。”

就在这时，唐泰斯又返回来，邓格拉退下。

“哦，亲爱的唐泰斯，你现在没事啦？”船主询问道。

“是啊，先生。那你准许我走了，先生？”

“可以，如果你再没有什么话对我说。”

“没什么了。”

“勒克莱尔船长没有在临死之前交给你一封给我的信吗？”

“他当时已经不能写了，先生，但这倒让我想起我必须跟你请几天假。”